

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

言
情

世
情

第二卷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〔清〕南岳道人編

蝴蝶緣

鄧芷意
點校

原 序

夫情也者，发乎性、中乎礼者也，故推情即可以见性。抑能好礼，乃可与言情，情之为用，大矣哉。蒋生以不羁之才，目空一世，几疑粉妆绣裹中，俱同此阎婆蛇女也。乃湖山面试闺阁，投诚篱畔，联吟兰舟，失信不诚，令才人短气耶！何其情之不能自禁也。然使当日所遇，不有柔玉之贞静、碧烟之艰苦，则偌大部书，不将为狎褻传乎？但知《蝴蝶缘》为稗官小说，而不知隐有人情世风在，即如杨、臧二人，一则挟势求美，一则闭门拒宾，迨夫春风送暖、喜霭门楣，忽焉而嘉礼盈庭，忽焉而明珠还楮，其人情之反覆可知。彼脱邦三两辈，操其幻术，既愚其主，复侮其仆，世风诈伪，不尤愈乎谚有之“家有浪荡子，不知门外事”？然则是书谓为齐之《南北史》，可谓为晋之《史乘》、楚之《杻机》，而亦无不可！

浪迹生题识

第二卷分目

《蝴蝶缘》	(1—116)
《好逑传》	(1—142)
《林兰香》	(1—218)
《女仙外史》	(1—605)

目 录

第 一 回	灵隐寺禅僧貽宝偈	苧萝山蝴蝶作冰人	 (1)
第 二 回	华柔玉命题亲考试	蒋青岩出像拟娇烧	 (8)
第 三 回	认姑娘中堂叙旧	留表侄东院筵宾	 (15)
第 四 回	楼下潜身听私语	灯前遣闷谱琵琶	 (22)
第 五 回	假女婿成真女婿	恶姻缘变好姻缘	 (29)
第 六 回	小姐防嫌托心腹	韩香乘便换诗词	 (36)
第 七 回	拂权臣竟遭枉祸	嘱佳婿同上长安	 (43)
第 八 回	李半仙灯下漏灵机	蒋青岩客中遇神骗	 (50)
第 九 回	赠寒衣义女博新	欢看花灯佳人遗密约	 (57)
第 十 回	蒋青岩坚辞坦腹	袁太守强赘乘龙	 (65)
第 十 一 回	柳碧烟扫雪吟诗	蒋青岩挑灯说誓	 (72)
第 十 二 回	李半仙把酒谈朝政	杨越公扶病受佳人	 (80)
第 十 三 回	三才子同登鼎甲	众佳人共赏荷花	 (87)
第 十 四 回	泥金报三捷临门	绾春楼双珠入手	 (94)
第 十 五 回	华小姐催赴扬州约	袁太守重赘状元郎	 (101)
第 十 六 回	六美共归金马客	三贤同隐苧萝山	 (109)

第一回

灵隐寺禅僧贻宝偈 苧萝山蝴蝶作冰人

词曰：世事伤心甚，天公难借问。奇才不值半文钱，困！困！困！闲检遗闻，忽惊佳遇，试编新听。富贵今非命，成败何须论。一春长莫向花前，恨！恨！恨！当日隋皇，后来唐主，异时同尽。

——右调《醉春风》

话说隋朝仁寿年间，江南建康府有一秀才，姓蒋名岩，表字青岩。父亲蒋国士，曾为陈朝大司马，隋文帝屡辟不起，移家西子湖边，丘壑自娱，竟以寿终。母亲叶氏，相继而卒。单生蒋青岩，当临生之夜，蒋夫人梦孔子抱麒麟投于怀中。因此，这蒋青岩生得身長七尺，美如冠玉，倜傥风流，聪明绝世，真个一目十行，于史经书，般般精熟，诗词歌赋，件件惊人。正是：

才如子建人难及，貌过潘安世莫双。

这蒋青岩每入城市，那城市中人就如墙似壁，挤塞不通，都来观看，人人称羨，个个惊奇。都道是“神仙谪世，便是蒋青岩也。”蒋青岩顾影自爱，想着自己才品不群，立心要做个世之第一等的人。他常念及父亲曾受陈朝大恩，虽不能杀身报国，却也不曾屈膝二君。因此，蒋青岩也敬守父志，无意功名，终日与二三好友讲究古今，读书学道，不求闻达。且他父亲在生，为官清正，所遗的家产也不算十分富厚，家人仆婢，足供使唤，在蒋青岩也不为不足。只有一件，他年已二十，尚未娶妻。

这杭城乡绅大族，都要将女儿嫁他，情愿厚赔妆奁，只要图他这个乘龙佳婿，众媒婆络绎不绝的反而求着蒋青岩。蒋青岩只是不允，向那众媒人说道：“你们众人不必常来烦恼。料这些粉妆细帛、俗女凡胎，哪里是我蒋青岩的配偶？则除非是色如西子、才似文姬、德比孟光的方可允。”众媒人闻言，胸中暗想道：“题目虽难，只是蒋相公这样有品，也须西子、王嫱才配得他过。”众媒人从此不复再来，蒋青岩也全不以此为念。

一日，正值三月初旬，天气晴和，柳肥花绽，蒋青岩不觉动了游春之兴。写了两个简帖儿，唤过随身一个书童，名叫伴云的，来到跟前，吩咐道：“你可速将两个帖子送到城内张、顾二位相公处，说我家专候，即来回报。”伴

云领命前去。

却说那张、顾两人。一个是张吏部之子，名平，字澄江；一个是顾司徒之子，名成龙，字跃仙。两人是文章魁首、风雅班头、青年妙品，也都未曾娶妻。与蒋青岩为八拜之交，心同道合。

这日，他两人都在家里，见守门人传进蒋青岩的帖子，两处即忙唤肩舆，前后望蒋青岩宅中而来。蒋青岩立在门外迎住，三人携手，同到内书房中坐下。伴云忙去捧茶。蒋青岩向张澄江、顾跃仙说道：“连日春光明媚，湖山可人，两兄何以不一见顾？”张澄江答道：“连日因老母抱恙，不敢少离。今日小安，正欲过访，而尊简适至，别无他故。”蒋青岩道：“小弟不知老伯母贵体欠和，有失问候。不知跃仙兄亦有何事？”顾跃仙道：“小弟连日为检点先君遗稿，发刻编次方完，正欲拜求大序，以光卷首。”蒋青岩道：“老伯从前功业文章，素为儒林推服，急宜付梓，以为后辈典型，兼见吾兄大孝。此举甚当，撰序义不容辞。但恐后生才浅，不免佛头着粪之诮。”

三人说了一会。蒋青岩道：“今日天色甚佳，小弟已备下一樽，与两兄同游韬光、灵隐，一览花柳之胜，晚间使宿小斋，同过湖心亭看月何如？”张澄江、顾跃仙齐声答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自古以来我杭人游湖多是白昼，从不曾月下领略。”蒋青岩道：“两兄不知那月下湖光的妙处，真个难以形容。于今且去游山，到晚间试看便知。”正说间，伴云走来禀道：“轿已齐备，酒席已先去了。请相公起身。”蒋青岩闻言，便同张澄江、顾跃仙一齐到门外上轿。三乘轿子缓缓而行。只见那一路上，游人如蚁，车马成行，柳肥花绽，山青水绿，好生可爱。有诗为证：

柳肥花绽暮春天，水绿山青满目前。

今古游人将不去，年年载酒醉山巅。

三乘轿子行不多时，已望见灵隐。三人一齐下轿，携手而行。但见那些游女如云，一个个都下了轿子，杂在男子队里游玩。这蒋青岩、张澄江、顾跃仙三人，看那些妇女都是粉妆脂补的物事，绝无一人入得他三人眼里。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，坐了一回，又到飞来峰下。游玩半晌，串了一回洞，然后才进灵隐寺中去随喜。这年，寺中到了一位善知识，唤做自观和尚，在寺中谈禅，因此，比往年更觉热闹。蒋青岩等三人素厌和尚，怕去相见，只就在大殿上随喜了一会，便从后路竟望韬光而来。未至半山，早见众家人捡了

一块平地面，铺下毡子，摆了酒肴，见蒋青岩到了，一齐垂手侍立。澄江道：“我们既要登顶，何不竟将酒席移到山顶上去？”蒋青岩道：“小弟愚意也正是如此。”忙吩咐家人，移席上山。同了张澄江、顾跃仙随后缓缓而行，一步步来到韬光绝顶。

此时，日已过午，三人俯仰四顾，只见天无片云，空翠欲滴，青山万叠，古树千章，真有振衣千仞岗，跃足万里流之势。这韬光顶上，还有一件大观。顾跃仙用手指着向青岩、澄江二人道：“二位兄长，你看那绿沉沉的是湖，黄滚滚的是江，白茫茫的是海。那江湖之间，人烟攘攘的一个大圈子，便是杭城。真好大观也！”蒋青岩和张澄江二人看了一会，都道“壮哉！壮哉！如此好光景，须各赋一诗，庶不负此游览！若默然而归，岂不令山灵笑人乎！”顾跃仙便向蒋青岩道：“今日吾兄是主人，就请吾兄限韵。”蒋青岩道：“眼前光景甚佳，若限韵拘体，便受其缚。这都是近日那些读日记故事的朋友时与骚人词客出丑的圈子，我们还是任情纵笔为妙。”张澄江、顾跃仙都道：“此论最是。”蒋青岩便吩咐家人，将樽前一个罚杯满筛一杯熟酒，向张澄江、顾跃仙二人道：“此酒寒而诗不成者，罚跪饮三大杯。”

说罢，三人或仰面、或俯视、或举杯不语。不半晌，蒋青岩唤伴云取随身纸笔过来。那伴云忙去捧过一个拜盒，安在坛上，取出端砚、紫颖古墨、名笺，摆得停停当当。蒋青岩不慌不忙展开笺纸，提起笔来，写上一首诗道：

春光携手上韬光，仰探虚空俯大荒。
半勺西湖沉翠黛，无边东海浴扶桑。
人烟城郭团团里，江水涣龙淼淼长。
多少兴亡多少恨，一杯同与吊斜阳。

蒋青岩写罢，随即便是顾跃仙接过笔去，写诗一首道：

绝顶天风细，低头海气浮。
江声流日夜，湖水历春秋。
共此一樽酒，真同万里游。
杭城刚片土，仿佛系孤舟。

顾跃仙刚刚写完，张澄江的诗也做完了，提笔写来一首绝句道：

江流一线海茫茫，潮水西来落日黄。

报道湖中歌舞歇，几年车马入钱塘。

三人题罢，一齐拿到樽前，大家轮看，互相赞赏。蒋青岩命伴云试那杯中，酒气尚温，笑道：“我辈恨不与曹家郎同时，令彼《七步诗》独传千古。”三人大笑。张澄江道：“小弟这二十八字太讨便宜了。”顾跃仙道：“不朽之句，正不在多。”三人又痛饮了一回，然后携手下山，仍从灵隐旧路而回。刚到山门，只见一个小沙弥前来迎住，道：“老和尚知三位居士今日在山上，美酒佳肴，十分醉饱，又有题咏，未免劳神，备有苦茗一壶，替三位居士解渴消烦，遣小僧在此迎候。请到方丈一叙。”蒋青岩闻言，向张澄江和顾跃仙笑道：“那自观和尚想亦是趣人。我们同进去会会如何？”张澄江和顾跃仙依言，一齐同了那沙弥来到方丈门首。那小沙弥先进去启过那自观和尚，然后蒋青岩等三人方才同进方丈。且看那和尚怎生模样：

褊袒右肩，双瞳如电，须眉似雪，稳坐蒲团。棱棱头骨如拳，隐隐毫光满面。若非罗汉重生，定是菩萨出现。

蒋青岩、张澄江、顾跃仙齐向自观和尚作礼。自观和尚立起身来，打了个问讯，笑嘻嘻道：“居士们好潇洒也。老僧备下一瓶苦茶，要与三位居士润润诗肠，清清醉眼。”吩咐沙弥筛了三盅茶，送到蒋青岩和张澄江、顾跃仙三人手中。三人吃罢，都觉口舌生香，眼清神爽，将先前的酒气都消归大海中去了。

自观和尚问他三人的出处行藏，张澄江和顾跃仙大略说了几句，只有蒋青岩长叹不语。

自观和尚笑道：“居士，心中敢是有甚不足处么？老僧已看破多时了，居士岂不知那龙逢、比干，一堆荒草；伯夷、叔齐，两个饿夫！便是那秦皇汉武，至今已见几度兴亡了。这段公案且须放过一边。于今老僧有个商量，非老僧杜撰，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数，老僧写得明白，封在此间。三位居士带回去，细细观看，此后前半段的事，件件都在上面，后半段却由得居士们自家主张了。”说罢，自观和尚便向袖中取出一个封儿，封得十分坚固，递与蒋青岩收了。蒋青岩见自观和尚语言不凡，相貌奇异，料其中必有缘故，不好当面轻拆。三人作谢面别。小沙弥送他三人到方丈门外，拱手道：“小僧不及远

送了。封内事，居士们细细及早求谋，休辜负家师这段婆心。”三人唯唯而别。此时，日已西沉。蒋青岩因那封儿都怀了一肚猜疑，要拆开观看，又因途中不便，只得上轿回家。

到了家中，已是上灯时候了。蒋青岩也不待吃茶，赶忙吩咐点上灯来，取出封儿，同张澄江、顾跃仙等开拆。拆了两层纸，里面才出一个柬帖儿来。蒋青岩取出那帖儿看时，上面却是一首四言八句的诗。那诗道：

三凤东飞，皆得其凰。

恶风吹水，散我鸳行。

奋身而前，头角廊庙。

破镜重圆，明月光辉。

蒋青岩和张澄江、顾跃仙三人都理会不出来。蒋青岩道：“这头两句，像是为我等婚姻之事。‘东飞’，是要我们东去。后六句着何解说？”张澄江道：“小弟近日内正要拉两兄同渡钱塘，共游东浙，访山阴之胜。今日看来，正合了这个帖儿。何不明日即便起身，试走一遭？兄竟何如？”蒋青岩和顾跃仙都喜道：“弟辈亦有此兴，久矣。倘得吾兄相携，诚为快事。明早各去束装，午间便渡江如何？”三人商议已定，蒋青岩吩咐家中安排酒肴，送在湖船上看月。正说间，乌云陡起，雷电交作。蒋青岩向张澄江、顾跃仙叹道：“天道莫测。即一饮一酌，皆不有预定。古人云：‘行乐当及时。’此语良可念哉！”张澄江和顾跃仙都为之浩叹。蒋青岩便教将酒席摆在厅上，三人同饮。饮至二鼓，三人同榻而卧。

次日黎明，张澄江和顾跃仙各自回家收拾行李。午饭后，蒋青岩和顾跃仙都到了。三家各带二三个家人、书僮，押了行李，一同出城，上了渡船。这日风顺，不上一餐饭时，已到了萧山县。次日早起到绍兴城外，觅了一所洁净僧房住下。蒋青岩和张澄江、顾跃仙议定，先游会稽。隔夜，吩咐家人雇下三乘轿、三头驴。次早，各带了一个僮仆及随身铺盖，其余的家人看守行李，一齐起身，望会稽山来。

这会稽山是海内名山，奇秀甲于天下。道书所谓“第十一洞天”者，是也。这山内所有古往今来的胜迹，不可枚举。蒋青岩同了张澄江、顾跃仙一路行来，到了山下，寻了一个幽静的下处，安了铺陈，他主仆六人便一齐入山访古问胜、穷幽极奥，一连游了数日。或登高、或眺远、或饮酒、或赋诗、

或悲歌长啸，无所不至。

游玩了会稽，又到诸暨县游苧萝山，访西子故居、浣纱遗址，各处皆有题咏。他三人一路上你唱我和，真个有兴。正是：

山灵有幸降才子，彩笔题诗在上头。

三人一连又在苧萝山游玩了两日。大家都觉困倦，回到下处休息。这下处也是一个隐者之居。依山枕石，松柏参差，水云缭绕。正是：

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

这日，蒋青岩偶然到门外闲步，只见一群蝴蝶，将近数十，其大如掌，五色灿烂。自西飞来，直望着东边山内翩翩而去。蒋青岩见了，十分惊羨，心中想道：“吾闻蝴蝶所向，必有奇葩异卉，我不免跟着它同去看看，也是一件奇事。”一边想，一边望着那群蝴蝶儿走去。你道可是作怪！那群蝴蝶儿飞了一会，见蒋青岩走不上，它又歇在树上草间，就像等待之状，见蒋青岩走近，它又飞起，恰如引路一般。直过了四个山岗。

到了第五个山岗之内，有一块平坦地面，约百余亩宽阔，中间高槐大柳、茂林修竹，四周峰峦层叠、春禽满耳，恍然仙境。蒋青岩也无心观看景致，直跟定那群蝴蝶儿走去。走了十数步，只见那茂林中露出一角青粉高墙来，再转数步，见一座门楼，两扇竹扉，半开半掩，却不像人家的大门。蒋青岩抬头一看，见那门上钉着一个匾，匾上写着“后桃园”三个大字，并不曾落款。蒋青岩方知是个大家的园子。那群蝶儿竟往园内飞去，蒋青岩欲待跟那蝶儿前去，又恐怕被人盘问。欲待不进去，想那群蝶儿飞来的光景，却像有些缘故。心中左思右想，只得让那群蝶儿先去。蒋青岩在门外想了半晌，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！便是大家园亭，也是容人进去游玩的，便有人撞见，我自有话对他。”算计已定，故开脚步，竟往园中走去。行过一带短墙，转过莱香棚、茶葵架，却是一池流水。两岸桃花真个可看，蒋青岩看了半晌远远望见楼阁缥缈，欲待过去，奈无舟可渡，只得沿岸行来。忽见几株深柳，笼住一条板桥，蒋青岩见了，心中甚欢喜，便分开柳枝，轻轻走上桥来。

你道可又作怪！那群蝶儿见蒋青岩到了，也就往前飞去。蒋青岩想道：“这群蝶儿颇似有因，我子今到底直跟定他，讨个下落。”又随着蝶儿轻弯抹角，过了几处亭台池馆，隐隐见朱扉半启。蒋青岩走到门边，听得里面有妇女声音，恐是人家内宅，只得闷在湖山石边，听那里边说话。不防内里走出一个青衣女子来，年可十三四岁，朱唇皓齿，鬓发齐眉，打扮不恶，手中掌了一把团扇，见了那一群蝶儿，忙忙用扇去扑，口中叫道：“韩姐，你看，好

一群大蝶儿，快来扑住，它要飞了！”蒋青岩连忙躲到一座牡丹台下，偷眼觑着门内，看还有甚人出来。不半晌，那门内果然又走出一个女子来，年可十八九岁，生得十分俏丽。怎见得：

体态轻柔，容颜秀雅；湘裙下三寸金莲，云鬓中两行翠凤。腰似杨柳小弯，素口赛过樱桃。

那女子身穿了一件绿色春衫，手拿了一把葵花宫扇，望着那青衣女子问道：“蝶儿在哪里？”青衣女子道：“方才一群蝶儿，都被我扑散了。止扑得一个在此，我拿与小姐看去！”那绿衣女子道：“小姐更衣去了。”只听得门内步摇声响，走出一位绝世佳人来。怎见得：

二九芳年，三春美景，黑发如云，红颜似玉，蛾眉露两行新月，朱唇含一点丹砂。不长不矮，不瘦不肥；宜喜宜嗔，宜颦宜笑。薄罗衣新裁，燕子凌波袜，浅衬湘裙。真是王嫱再世，宛如西子重生。

蒋青岩偷眼觑见那位佳人，不觉魂飞天外，暗暗称羨，道：“我蒋青岩痴生二十岁，不信世间有这等绝色的女子。莫不此处是神仙境界么？”又想道：“我方才听得那两个女子称她做小姐，想必是缙绅之女。如今我躲在此间，万一闯见她家人院子，岂不弄了事来！”又想道：“我蒋青岩这般人品，便上前与那小姐见个礼，道声万福，她亦未必见拒！”

正踌躇间，只见那青衣女子将手中的蝶儿送到小姐跟前，道：“小姐，你看这个蝶儿，生得这般大，如此灿烂，真个好耍。”小姐接到手中，细细观看，说道：“果然这样蝶儿，从来罕有，你却不该扑散了它的伴侣。它一片爱花情性，寻春至此，只该听它在花间飞舞，点缀春光，扑它则甚！”那绿衣女子在旁说道：“小姐这篇议论，真可谓指迷说法。这蝶儿也须感戴！”小姐微微笑了一笑道：“韩香姐，你可将这蝶儿到百花深处放了，令它早去寻群逐队，不可耽误它良辰！”

绿衣女子随即接到手中，轻移莲步，走到一株碧桃花下，抬起头来，正待放那蝶儿，忽然倒退几步，口中道：“呀！你是甚人？因何到我内宅来？”那青衣女子在后面听得，连忙跑来观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华柔玉命题亲考试 蒋青岩出像拟娇娆

词曰：

春如此，蝶也要寻俦侣，勾引书生来不去，自夸才旷世。拈得
阴阳两字，就着湖山考试，多少温柔难比喻，归来闲自拟

——右调《谒金门》

话说那绿衣女子因去放那蝶儿，恰好与蒋青岩撞个满怀。蒋青岩躲闪不及，正要上前见礼，只见那个青衣女子跑将来，一眼看见蒋青岩，高声叫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一个戴巾的贼！”那绿衣女子道：“且莫高声，待我们问他一问来历，可唤院子拿他也不为迟。”蒋青岩闻言，知这绿衣女子是个在行的，便大摇大摆走上前来，正要向那绿衣女子作揖，不料，那小姐听得园中有贼，也就走到那太湖石边来了，见蒋青岩走出来，一时回避不及，忙将手中的扇儿遮住了那吹得通弹得破的娇脸儿。

这蒋青岩便大着胆，上前向那小姐深深一个唱诺道：“小生一时误入桃园，惊动仙娥，望乞恕罪。”小姐欲退不能，只得站住，向那绿衣女子道：“韩姐，你可问那生姓甚名谁，何外人氏，为甚大胆撞入我内宅，是何人领他进来？问个明白，唤院子来扭他去见老夫人，以便送官究治！”蒋青岩闻言，也不待她来问，竟将身一揖道：“小生姓蒋名岩，字青岩，家住西子湖边。因慕浙东山水之胜，同了两个知己一路寻春，到苕萝山下，访西子故居，求浣纱遗址。早间偶尔间行，看见一群蝶儿可爱，因跟定那群蝶儿走来。不料，那蝶儿竟飞入尊园，小生亦信步相随至此，非敢冒犯妆台，小姐若要小生去见老夫人，顺带那群蝶儿同去。”

那绿衣女子不觉失笑道：“痴秀才！那蝶儿是无知之物，不过闻得花香，寻花至此。你是个读书之人，岂不知内外！怎敢擅自到此！”蒋青岩道：“小娘子差矣，那无知蝶儿尚晓得寻花，我蒋青岩难道反不会寻花么？且适间闻得小姐怜那蝶儿失了伴侣，已令小娘子放入花丛，难道我蒋青岩这等旷世才子，独不蒙小姐之怜乎！”那绿衣女子道：“那秀才，你休出大言，怎见得你便是个旷世才子！俺小姐也是一个女中的苏李哩！”蒋青岩道：“如此，小生

失敬了。”绿衣女子向小姐道：“小姐，那秀才像是个书呆子，望小姐饶了他的罪名，放他出去罢。”

却说这一会，那小姐在扇儿旁边偷看，见蒋青岩风流倜傥、神清品俊，心中暗暗称羨道：“世间有这等男子，岂非神仙中人乎？”更听得蒋青岩以才子自任，又想道：“这生如此人品，料非白丁俗子，待我试他一试。”因向那绿衣女子道：“我闻那生适才自称才子，不知可会吟诗？”蒋青岩连声答应道：“颇来得，颇来得。请小姐命题限韵。”那小姐向绿衣女子道：“便将适间我放蝶为题。此时，日已西坠，便用西子为韵，立刻要七言律诗一首，做得出时，放他出去，做不出时，便是个假斯文，即便扭去见老夫人。”蒋青岩闻言，笑了一笑，望着小姐一揖道：“小生领题了。只恐贻笑大方。”

蒋青岩此时要显他的手段，真个神速。不上一盅茶时，便道：“诗已成了，借纸笔过来。”只见那青衣女子早已捧得文房四宝来到，绿衣女子叫她安在石上，让蒋青岩书写。蒋青岩看那文房四宝，件件精良，只那笔尖儿上，还放口脂香哩。蒋青岩将一张锦笺拂开，提起笔来，恍如云龙跃海之势，一挥而就。小姐和绿衣女子在背后看了，已暗暗惊羨。蒋青岩放了笔，将诗笺高高捧了，走到小姐跟前，双手呈上，道：“小生偶尔狂言，几被小姐考杀，于今胡乱写完，望小姐改正。”

那旁边青衣女子忙来接上去，递与小姐。小姐展开一看，那诗道：

作队寻春画阁西，舞衣新剪学深闺。
侍儿岂为伤春老，团扇几教失伴啼。
何幸掌中怜只影，重令花底觅双栖。
慈悲金屋人难到，从此天台路不迷。

小姐看了这诗，不觉惊倒。悄悄向绿衣女子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真个字字珠玉、笔笔龙蛇，自负高才，良非虚语。此生料不是鼠窃之辈。放他去罢。”绿衣女子道：“小姐见得极是！我看那生，人物风流，才情高旷，世间哪有这等贼子？可惜是个男子，若是个女人，岂不做得小姐一个对手！于今趁早放他回去，恐怕院子们来撞见，将他凌辱。”说罢，问蒋青岩道：“那秀才，小姐见你的诗好，念你是个斯文人，不拿你去见老夫人，着你速速回去，不得再来。”蒋青岩闻言，遂向小姐深深一揖，谢道：“小生下里巴音，蒙小姐重嘉，殊觉怕恐，敢求小姐尊作一观。”绿衣女子道：“俺小姐的著作从来不肯

示人，你休得只管胡缠！”青衣女子在旁道：“要看便与他看了，也吓他一吓，莫让他说嘴。”说罢，便将手中团扇向蒋青岩面前一掷，道：“这扇上面便是小姐的佳作，你快快看了去！”

蒋青岩连忙拾起那扇儿，细细观看。原来就是咏这团扇的五言古诗。那诗道：

团扇复团扇，莫近秋风面。
秋风动抛掷，眼前珠照乱。
怀古忆班姬，良时易迁换。
譬如明月光，三五难常见。

蒋青岩看了一遍，将那团扇端端正正放在太湖石上，把衣冠整了一整，恭恭敬敬向那团扇拜了四拜，说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！真可与曹大家、蔡文姬并驾争先，真令小生愧死矣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树林影里有人走动，把小姐和那两个女子都吓痴了，忙忙两步做一步走将进去，将门儿闭了。正是：

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张。

蒋青岩也惊得战兢兢的，躲向一个石洞里边去，坐着听了半晌，不见有人来。只见一个白猫儿，衔了一尾金鱼，后面一个黑猫儿赶来争夺，却非人走。蒋青岩方才心定，闪出身子来。将那门儿一望，正闭得紧紧的，里面悄无人声，心下十分惆怅。欲待去敲那门儿，又恐惹出事来；欲待回去，又觉难舍。独自一个立在那门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世间有这等标致女子，我蒋青岩今日好佳遇也。那小姐几番在扇儿旁边将我偷觑，十分垂盼子我，便是那两个女子，也都是妙人！我想那自观和尚之言，莫非就在此处！若在此处，便不该有这番惊吓了。”又转想道：“差矣，差矣！世间哪得有一见便成的事？从来佳人才子要想成就姻缘，也不知费多少精神、耽几多岁月！况我今日，也可谓受用了。所恨不曾问得她的姓名。我于今直等一等她，或者那两个女伴出来之时，问她一个详细。”

正痴疑间，只听得墙头上有人低低说道：“蒋秀才，蒋秀才！老夫人来了。你可速速回去。”蒋青岩抬起头来，倒不见人转，却心慌意乱，只得长叹一声

寻路而回。刚走不上三五步，忽然住了脚，看见那苍苔之上，有三双小脚印儿。蒋青岩认得她三人先时站的地方，忙忙低下头去，将那小姐一双小脚印儿量了又量，如痴如醉，低低说道：“俺的小姐，爱杀人也。我蒋青岩不知几时才得亲手捏一捏儿！”留连半晌，及抬起头来，见日已沉西，不得已讪答答来，寻归路转，却一时忘了。

正在左右顾盼之间，刚刚遇着一白头老翁，倚仗而来。蒋青岩忙上前迎住，拱手问道：“老丈，这里到苧萝山，从哪一条路去？”那老翁用杖指着道：“一直西去，过了五个山岗，便是苧萝山了。老夫也有一半路同行。”蒋青岩闻言甚喜，让老翁前行，自己随后一面行一面问那老翁道：“方才那个后桃园是谁家的园子？”那老翁道：“秀才，你原来不知这便是陈朝湖州刺史华中葵老先生的隐居！他因陈亡，不肯仕隋，造这所园子，隐居于此，十余年不入城市了。半月前，约了敝山两个老友，同去游雁荡山去了。”蒋青岩闻言，惊道：“原来就是我家葵姑父。我幼时闻得先入常说他襟怀旷达，虽少年青紫，绝不矜夸。自陈亡之后，杳无消息，谁知隐居在此？”心中十分欢喜，想道：“方才那女子不是我表妹，便是他的妹子，我不免再问那老翁一问！”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华老先生真是一个高人了，可知他有几个儿子？”那老翁道：“问起这件事来，真是天道无知。那华老先生为人极其仁厚，他夫妇今年都是望六的年纪，房中虽有几个姬妾侍儿，都不生育，竟做了伯道无儿。且喜中郎有女，夫人蒋氏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长的名唤柔玉，第二掌珠，第三步莲。闻得这三个女儿都是天姿绝世、才学惊人的。大女儿柔玉，又是这三人中的白眉，才色更胜。那华老先生爱之如宝，誓要选天下绝顶的才子，方才嫁她。因此至今尚未许聘。”

蒋青岩闻言，喜得心花都开了。想道：“方才我撞见的定是柔玉小姐了！怎么就有三个？那自观和尚的诗，头两句有些影响了。且世上除了我蒋青岩、张澄江、顾跃仙三人的才品，哪里还寻得第四个出来？若明日见了姑父姑母，管教送上门来。”正说话间，那老翁拱手道：“老夫从此南去，秀才可望西走，再过两个山岗，便是苧萝山了。”蒋青岩闻言作谢，别了老丈。

此时，正是三月十五日，日已沉西，月明如昼。蒋青岩趁着月光，找到下处。张澄江、顾跃仙二人见了，忙来接住道：“青岩兄，你到何处去了？这一日，小弟二人差人四下里寻觅，恐怕这山中有虎狼，十分担心。”蒋青岩笑盈盈道：“虎狼倒没有，却有婣娟。”张、顾二人闻言笑道：“青岩兄欺我如此。深山哪得有甚婣娟？”蒋青岩道：“两兄曾闻西子、王嫱生在哪个城市中的？且

待小弟坐定了，想象一想象，再述与两兄知道便了。”张澄江、顾跃仙都道蒋青岩与他们取笑。不料，蒋青岩坐在一边，将眼睛闭了一回，又开了一回。那伴云捧过晚饭来，他也不吃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好一群蝶儿呀！好一湾桃花流水也！敢是天台么？这座桥儿好生帮衬！你看丹楼画阁、绣幕珠帘，敢是金屋瑶台么？呀！仙女来也，怎么生得这般娇媚，莫不是杜兰香、董双成？我蒋青岩的魂灵，想必飞到焰摩天上了。”张澄江和顾跃仙二人，看了大惊，只疑蒋青岩在山中遇了鬼魅，害了疯狂病。二人忙走上前，向蒋青岩道：“青岩兄，你平日极老成的，怎么今日做出这样举止来？敢是遇了甚山妖才怪么？放正经些，去睡吧！”蒋青岩道：“两兄，你去坐在一边，待我想象完了，与两兄细讲。只怕两兄听见我讲，比我还要想得狠哩！”

二人听见蒋青岩的言语清醒，料是有些缘故，只管走过一边，看他做作。蒋青岩立起身来，抖抖衣服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小姐！”又拜揖一揖道：“小娘子见礼。好难题目，幸得遇了我蒋青岩是个不怕难题的，若是别人，怎生是了？”说罢，将自己作的《放蝶》诗吟了一遍道：“承赞了！”随后，又将华小姐的团扇诗朗吟一遍道：“仙才，仙才！我不如也！你看那小姐在扇儿底下戏着小生哩！好一双俊眼儿，小生怎生消受得起！”又忽然将手中一条汗巾儿连打几下道：“我这孽障，我只道是人，原来是你，将我吓了！这一惊呀，怎生将门儿紧紧闭上了呀？老夫人来也，你看这三寸莲钩儿，印在苍苔，留此妙迹，真万两黄金买不来也！”说罢，向张澄江和顾跃仙道：“两兄，适才小弟想象的这种情事，可好么？”张、顾二人道：“好则好甚，只恐世间无此佳遇！听吾兄说来，则除非是桃源、洛水，若道人间有此，小弟们终不敢尽信！”蒋青岩道：“两兄不信么？请静坐一边，听小弟细呈始末。”蒋青岩便将这段佳遇，直从跟那群蝶儿去及后来同那老翁转来，一字不遗向张澄江、顾跃仙说了。便道：“这等情事，岂非遇仙？”

张、顾二人听了，不觉拍案狂呼道：“奇哉怪事！怎生我们今日便没缘法？且又恭喜吾兄遇了骨肉，吾兄须急急去拜认令姑母。那位小姐将来一定属吾兄了！”蒋青岩道：“依小弟看来，那自观和尚的诗，头两句将来有些光景。”顾跃仙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令表妹恰好是三位，但恐小弟们无此艳福耳！”蒋青岩道：“此事只恐小弟无缘，若小弟得遂，少不得替两兄作伐，必不负言！”张、顾二人忙立起身来，向蒋青岩一揖道：“多承高谊，但望吾兄勿忘今日之言。”蒋青岩笑道：“两兄方才笑小弟做作，两兄于今为甚也做作起来？”说罢，三人大笑。